楓嶽輯語
六

楓巖輯話卷之六

本朝事實

宣祖朝丁酉倭復入寇

丁酉倭賊傾國渡海将有再動之端 宣廟遣使告急於 天朝皇帝遣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劉綎兵十餘萬東征而都督陳璘以舟師由海途以出時八月也賊由湖南長驅而進所過殘滅甚於壬辰逢人則殺皆取其鼻遇村則焚不遺林木進圍南原天将楊元潰圍而走節度使李福男府使任鉉接伴使鄭期遠皆死之賊乘勝而上至稷山弘慶院天将解生

以鐵騎三千擊破前鋒賊知不可敵捲甲夜遁取路嶺南以還於是兩湖完邑皆被残破矣賊將平行長據順天清正據蔚山沈安都據泗川是冬十二月楊鎬以麻貴兵進圍清正克其外城清正退守內城樵汲道絶詐約降以緩師時十日大雨士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之賊来援鎬恐腹背受敵引兵而退 天朝召楊鎬還而更遣萬世德經理又遣兵部侍郎邢玠開軍門于京城戊戌劉綎進圍順天陳璘以舟師應之麻貴駐蔚山持重不戰董一元大敗於泗川會賊聞秀吉死皆撤壘而還渡海於是天兵皆班師而

留精兵萬餘以鎮之三年而罷 紫海筆談
劉綎累書于行長責其還延行長請以單騎面約綎
許之適值中夜見行長目光如炬及退嘆曰天生英
傑於海外中國不得安枕矣 滓湖樵記
萬曆丁酉冬天兵攻蔚山屯倭遊擊將軍陳寅中賊
九載還漢都寓居崇禮門外調病創起祠廟設漢壽
亭侯関公神像經理以下各出銀兩助其費我國亦
助之廟成自 上亦往觀天朝將官出入必參拜皆
曰為東國求神助卻賊五月十三日大祭廟中云是
関公生日若有風雷之異則神至云是日天氣清明

李舜臣

午後黑雲四起風雷并作有頃而止天將喜曰王神
下臨矣安東星州亦建廟祀之 菊堂俳語
天將宋大斌破倭于南原星宿嶺登廣寒樓賦詩曰
戰罷敵來倦倚樓洗兵飮馬大溪頭八山草木千年
勝四野烽烟一望收破竹已乘今日勢採蓮猶憶回
時遊明朝迫逐嚴諸部萬里勳名正此求 春坡日月
錄
賊長行之遁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追之大捷戰
方酣舜臣中流丸死裨將孫文彧秘其死擊鼓督戰
如常時天將陳璘素服舜臣智畧結爲兄弟是日望

見舜臣舡爭首級大驚曰統制使死矣左右曰何以知之璘曰吾觀統制使軍律甚嚴今其舡爭首級而乱是無號令故也戰既罷問之則果然矣 紫海筆談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判府事邊之後也少時英爽不羈及長善騎射從武擧發身補訓鍊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曰吾初出仕路豈欲托跡權門媒進耶壬辰舜臣爲井邑縣監柳成龍薦于朝爲全羅水使尋除統制使屢立戰功與唐將陳璘進擊順天賊大破之焚賊舡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

姜沆

丸中其脅出胷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素有膽畧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乗舟為賊所圍莞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来救我何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柩行所至人民處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棄我何之道路擁塞車不得進朝廷奏贈右議政海邊之人相率立祠號曰愍忠以時致祭

姜沆灵光人文科以前佐郎丁酉倭乱全家被擄中

路再投水為人所救不死在虜中聞遊倭中之有識者訪採虜情甚詳從便奏報　上甚嘉憐至是虜人之受學于沆者私具舡楫全家還國士子隨還者亾十餘人沆錄其時所聞著篇上奏　上賜酒問倭情欲官之抑於時議卒以禁癈遂鄉居教授鄉人立祠敬之所著看羊錄初以巾車錄為篇門人尹舜擧改以看羊蓋沆之密䟽来報　本朝權韠聞之知其不死作詩遙慰有節為看羊落書從白鴈傳之句故採以名之云方沆在倭時一將倭寄一翁流以詩謝之云一幅谿籐陣陣風寄来深荷丈人情偷生每恥看

天曰從此殊方掩面行倭人稱嘆 春坡日月錄

征倭天將列錄

李提督名如松號仰城遼東鐵嶺衛人或言其先即
我國理山郡人父成樑累立戰功為廣寧摠兵封
寧遠伯夷虜讋服邊氓設生祠以慕之世比之郭汾
陽如松弟如栢如樟如梅俱官摠兵如楨錦衣衛事
門戶之盛冠於一世壬辰以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
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摠兵都督出來十二月二十
五日渡江癸巳正月攻平壤克之進向京城遇賊於
碧蹄與戰不利遂無進勦之意癸巳十月班師提督

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臨陣鈐束得宜訴過皆使之以平壤功陞為太子太保 天朝征倭志

天兵之出来也柳西崖見李提督如松白事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寄之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説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来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時提督使副摠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 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 壬辰

宋經畧名應昌號桐江杭州人萬曆壬辰以兵部右侍郎來督禦倭軍務癸巳三月渡江駐安州四月十八日倭賊之在王京者遁䢖經畧聞之督提督李如松追勦且令副捴兵劉綎馳赴賛畫綎至嶺南不肯進兵經畧頻咎提督依違及提督回見經畧言賊勢之大經畧信之反欲與賊講和我國屢請進討不聽已而上本言賊悉衆奉 天朝約束請撤兵去乃於九月還我國差陪臣黃璡齋奏賊情經畧攔止之不得達後為給事中許弘綱所劾致仕回籍 天朝征倭

祖承訓號遼泉寧遠衛人以寧遠伯李成樑家丁拔身為副揔兵壬辰六月出来七月與史遊擊儒敗於平壤革職丁酉又随邢軍門出来與高策南征島山有功是年秋李如松戰沒而遼陽無宿將召還甚急馳到 王京

查大受鐵嶺衛人寧遠伯李成樑家丁也壬辰以欽差副揔兵領軍三千九月出来衛護 行宮久住江上及李提督出来隷其票下碧蹄之役以先鋒斬倭百餘級于彌勒院前野癸巳随提督回去

楊元號菊厓定遼左衛人壬辰隨李提督出来共破平壤賊未幾爲宋經畧叅劾革職同提督回去後丁酉以欽差備倭副揔兵出来住南原七月被賊圍攻我國將士多死元獨與百餘騎潰圍而出竟以陥城之罪檻械而去過京都出頭語曰爾國不欲活我耶竟被繫遼陽梟示軍前史氏曰勝敗兵家之常而元以一衂竟抵一律可悲也

駱尚志號雲谷浙江人壬辰十二月以欽差左叅將領步兵三千出来膂力絶人能擧千斤號駱千斤平壤之戰尚志先登賊從陴上滚下巨石中其腹尚志

不爲動奮身直上賊披靡諸軍從之遂復平壤城
吳惟忠號雲峰浙江金華府人壬辰十二月以欽差
游擊將軍来甲子正月回去丁酉以欽差備倭副揔
兵領步兵四千六月渡江南下駐忠州𨒚来嶺南勦
賊己亥二月還王京四月回去惟忠性清嚴與士卒
同甘苦在嶺南孑露處號令嚴肅所過不折一草爪
蔬之微必易以價嶺南一路皆立碑頌之
李芳春字應時號晴岡大名府人壬辰十二月以欽
差叅將出来長於騎射行軍之際道遇禽獸則輒翻
身馳射獲之癸巳七月回去丁酉以欽差副揔兵再

来所過嚴飭軍丁不許侵擾廣設屯田軍民按堵時
劉綎圍賊向餘久不決芳春語人曰當有別議未幾
行長撤去盖綎用詐退之而芳春知之也己亥二月
回去
劉提督名綎字子紳號省吾江西南昌府人癸巳二
月以欽差𢘆將領步兵五千出来俄陞征倭副揔兵久
駐慶尚之大丘自奉甚約時經大兵年饑民散綎設
法令軍中之有餘米者悉貿賣於我民以資其食民
賴以活甲午九月回去戊戌以欽差提督禦倭揔兵
再来己亥四月還去

石尚書名星字拱辰魏郡人隆慶辛未年間以直言
被罪至今　皇帝當宁遂大用朝野想望其風采有
文章節行壇宇峻偉一見知其為大人也壬辰我國
之被兵也以兵部尚書力排衆論出兵来援我國感
其恩立生祠於平壤與李提督俱祀之不幸過聽沈
惟敬之言一力主和終不免瘐死嗚呼惜哉
東征之議皆出於兵部尚書石星星見諸將翫寇賊
未可殲而會有辯士沈惟敬者獻講和之策星以為
然賊亦詐請和星建請遣臨淮侯李宗性（性一作誠）都指
揮楊邦亨為册封使封平秀吉為海東王宗性等既

入行長之壘而秀吉不受封頻侵辱宗性乘隙夜遁賊縱兵追之不及還丁酉倭再動科官論石星主和誤國　帝震怒下星獄斬惟敬于市星亦瘦死獄中人多寃之　紫海筆談

沈惟敬游說士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駈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末梢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盖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　天朝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

是行長惧遂出城懲毖錄

沈惟敬武言浙人武言福州人壬辰倭寇入 本國

天朝將發兵來救惟敬上書于兵部請往諭倭收

尚書石星竒之薦于朝假游擊號差往朝鮮偵探賊

情且許便宜從事是年八月十五日到義州二十五

日抵順安以單騎往見行長鎮信義智玄蘇等盛言

天朝以百萬衆來壓境上爾等命懸朝夕且責玄

蘇曰上天好生爾既剃髮爲僧何乃從逆夷虔劉我

屬國乎玄蘇叩頭曰中國有中峰祖師四代孫曰四

明禪師嘉靖十八年我師入朝拜四明師爲弟子

天子嘉其遠来欽賜袈裟一襲至今猶在鄙生淂傳
衣鉢無非向順之誠豈敢助逆為虐乎本國以絶於
天朝欲假道朝鮮以求封貢伊反集兵拒我致有
今日此豈獨鄙僧之罪乎惟敬回爾等既悉誠思順
則 天朝何惜封貢行長等即唯唯鮮寶刀為餽惟
敬約平行長回我當於五十日為徃返以完封貢大
典爾等之勿為出掠候我回来行長等應諾惟敬以
十一月初六日再出来復入平壤宣諭德意仍齎小
帽子數萬頂徧賜諸倭因知其兵額多少遂告于提
督用二倍衆擊平壤破之行長走還王京癸巳三月

諸倭聚王京提督西還經畧令惟敬每入賊營喻以
酋等遣還　王子陪臣歛兵南去則封事可成豈不
俱便平秀家許之惟敬累入釜山甲午正月得關白
降表以上兵部兵部大喜定議題請封貢遂遣冊使
往封秀吉乙未惟敬隨冊使出來先入釜營則倭衆
猶據海上矣丙申四月正使李宗誠逃回惟敬陞副
使責令我國差一使通信于秀吉屢迫之不獲已令
黃愼跟冊使同往七月二使渡海入日本秀吉待二
使不以禮辭語悖慢封事遂不諧丁酉八月賊陷閑
山島　天朝慮惟敬交通倭賊且恐躱入賊中密令

楊元設法捕獲元率輕騎入丹溪執之械送 天朝
惟敬繫錦衣獄三年論棄市石星亦下獄瘐死人皆
寃之 天朝征倭志
邢軍門名玠號昆田山東青州府人丁酉以欽差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代孫鑛十月渡江戊戌三月回去
七月復来住于王京性寛和凡軍務一聽於楊經理
島山之役南將頗咎經理至請奏叅玠不從戊戌夏
丁應泰上本誣叅經理 本國差李元翼齎奏申救
經理玠時自遼東出来見元翼於鳳山寄語曰楊公
力擔東事反遭非情之謗陪臣之去正當機會可亟

徃申奏毋誤及應泰又叅軍門之告玠無幾微見色終不相較是年冬四路提督一時進兵東路之賊先撤回中路失利西路不戰而去海路奏捷於是玠上本留萬世德杜潛李承勛等為善後計以已亥五月回去我國創生祠於太平館西祀焉 御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之又立碑釜山海上頌功

楊經理名鎬號滄嶼河南歸德府人丁酉六月以欽差經理朝鮮軍務出来住平壤九月到王京十二月下蔚山戊戌二月回到王京六月被叅回去自渡江嚴立鈐束所過地方日食蔬菜時賊破閑山三路来

侵南原失守楊元敗走提督諸將皆思捲退經理獨
決計進前倍日馳赴王京軍情乃安已而敗于稷山
經理親率大軍先攻清正於島山險不能猝拔過十
餘日引還安東申飭各營以待秋閒三路齊舉先時
浙江游擊陳寅中軍周陞爲人狡詐島山之戰得罪
於鎭心啣之譖於丁應泰應泰搆疏劾之鎬有俠氣
遇事敢爲性又踈宕持身峻潔及其還也都民男媍
垂髫戴白皆出祖郊外我國立碑頌之
麻提督名貴號小川大同衛人其先回回人丁酉六
月以欽差都督禦倭摠兵出來與楊經理攻島山我

兵多傷於砲丸城險難拔提督請開一面使賊得遁
設伏於要路以邀之經理不聽後竟無功後再攻清
正於蔚山時賊遁晝於各衙門他將皆受之獨提督
不肯析見輒焚之曰朝廷欲令講和則一能言之士
足矣何用我輩領十萬軍来耶提督容貌雄偉鐵面
華髮顧眄有威風望之知其為大將也持身簡約沿
路便之己亥四月回去
董一元號小山宣州人丁酉以欽差禦倭總兵左都
督出来戊戌領中路兵進勦泗川之賊大敗僅以身
免己亥四月回去

萬世德號震澤山西太原府人戊戌以欽差經理朝
鮮軍務代楊經理十一月渡江聞三路之賊俱以捲
迴還差官馳尋軍前已亥軍門奏留之經理仍留王
京庚子十月回去
徐觀瀾號涵碧山西澤州人戊戌丁應泰誣奏楊經
理九月觀瀾以欽差查勘左給事出來十一月下嶺
南巡視四路軍兵已亥正月還到京城二月回去給
事與應泰頗親厚而及應泰搆我國也給事若不聞
者及至軍前從容驗問據實具奏經理得無他我国
枚誣之狀亦一一分疏擧国咸服其明性温雅清簡

我國禮物一無所受每閉户讀書衙門寂然
陳都督名璘字朝爵號龍崖廣東人戊戌以欽差水
軍都督六月出来率舟師與劉提督協攻順天之賊
提督旋撤陸兵都督憤曰我寧為順天鬼不忍撤兵
連日進兵攻之皆捷平行長望見其敗先遁李舜臣
與都督同征勦而中丸以死都督哭之慟賻贈甚厚
入哭于靈柩吊其妻子而去
日本關白秀吉統合諸島聲言假道入犯 天朝屢
遣使求和我國擧義斥之壬辰四月秀吉遣其將平
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四將兵二十五萬號五

十萬渡海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據險分陷八道搜山剔藪殺掠士女罔有紀極此開闢以来所未有之禍也癸巳　天朝提督李如松統率南北兵四萬名攻拔平壤以復三京賊退屯于沿海釜山等地丁酉賊再逞　天朝又遣提督董一元麻貴劉綎陳璘統水陸兵十四萬分四路進勦至戊戌秀吉死賊窮蹙捲去　天朝前後發兵二十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粮二十萬石以救屬國　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来所未有之事也芝峯類說

東人分為南北黨北黨分為大小北

宣廟朝領相李俊慶臨沒遺䟽近日朝臣有朋黨之漸云三司俱論謀陷士類之罪請追奪官爵應教李珥論之尤力未幾朋黨大作竟爲國家無窮之禍人皆服李相之先見也沈義謙　仁順王后之弟也有議吏郎薦者或以系聯戚里塞之有欲薦金孝元爲吏郎者前日憤沈之不得薦者以爲孝元爲儒生時出入權門互相詆斥於是右孝元者謂之東人右義謙者謂之西人此朋黨之所由始也禹性傳自爲士子時頗有令望宰相名士聚會其家及第登入翰苑禹之父彦認爲戚從縣令禹覲親往来平安道監司

極厚待以義妓薦枕禹頗留情未幾禹之父以病棄
歸平監載送其妓于禹家及禹之遭喪也一時名士
咸會其喪平壤妓被髮出入李潑等以爲厥父將死
棄渠以何心駄妓來乎攻禹甚力知禹之者情者明
其大不然時潑在北岳下故潑黨謂之北人禹居南
山下故救禹者謂之南人此東人之分爲南北者也
己丑逆獄北人多死蓋汝立北類故也壬辰亂後柳
成龍秉政七年所謂南人布列臺省以李慶全爲浮
簿尚不許禮曹佐郎於是扶護慶全者皆是北人遂
因事劾柳罷之未久吏曹判書李墍欲以洪汝諄爲

論

大司憲正郎南以恭以汝諄貪縱不合憲長握筆不書於是三司攻擊洪類謂之大北南類謂之小北光海朝爾瞻等以大北專權用事極凶極惡癸亥反正盡被刑戮 檜山雜記

宣廟辛卯臺諫論鄭澈等之罪李山海主其論玉堂亦將上劄副提學金睟往大司成禹性傳家議之禹以為不可如是波及挽金不送大司諫洪汝諄劾禹性傳削奪官爵南北之論始岐而急者目為北緩者目為南壬辰李山海洪汝諄竄柳成龍亦罷尹斗壽為相當國癸巳還都柳成龍復拜領相甲午大司憲

金宇顒大司諫李墍掌令奇自獻等論鄭澈殺崔永慶之罪司諫鄭曄執義申欽正言李時發等以議不合引避玉堂請遞鄭曄申欽李時發等時論大變金應南鄭琢相繼入相乙未春鄭琢請放李山海 上從之未久臺諫論鄭琢不合相位遞之人謂請放李山海之故南北之怨尤甚李元翼代鄭琢爲右相南以恭金藎國等欲通李慶全淸路而鄭經世爲吏郎執不許戊戌丁應泰誣揑本國 上欲遣柳成龍于天朝申辨而成龍有老病不堪行之語 上意甚不平李爾瞻爲持平欲劾成龍大司憲李憲國執義

李尚信正言鄭弘翼等不從各引避　上是爾瞻而遞憲國等臺諫論成龍削奪官爵己亥秋南以恭金藎國朴彛叙等主論劾洪汝諄又分爲大小北主李山海者爲大北主南金朴者爲小北任義正任兢正等嗾蔡謙吉疏論南金朴專擅之罪大司憲閔夢龍繼之金藎國南以恭朴彛叙李必亨柳永吉柳永立宋駙朴承業等削奪官職庚子春領相李元翼遣論柳成龍之事且言任國老是臣再從親若用其人害及於昆虫草木國老以山海之黨方有相望大司諫崔鉄堅論劾元翼　上曰觀完平徵意不過欲引用

柳成龍而已李元翼遞相職李山海復入為領相洪汝諄為兵曹判書爭權相攻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李爾瞻論劾洪汝諄刼百僚廷論不止夏 上兩黜之山海汝諄爾瞻慶全等削奪官爵於是西入滿朝辛丑李德馨為體察使遣李貴往嶺南董治軍務貴以鄭仁弘居鄉豪强頗加侵辱仁弘怒使其門徒文景虎等上疏論誣殺崔永慶成渾主其論使 聖上得殺士之名而其徒黨滿朝 上是之大司憲黃愼引避爭辨 上以為黃愼阿其所私遞之盡遞吏曹壬寅正月柳永慶為吏判乃小北領袖

也臺諫論成渾追奪官爵論請罷崔永慶之臺諫具
寀李尚吉李洽等竄配而又論異議臺諫李成祿閔
有慶等分配之金鞏上疏言其父從學於成渾成渾
不預於崔永慶之論皆出鄭仁弘之搆誣　上批曰
汝父之東西南北汝必隨之如影之於形乎仁弘之
爲人草木鳥獸皆知其名汝欲得效成渾殺崔永慶
時古手段乎擢仁弘大司憲持命召之李貴上疏極
論仁弘居鄉不法二十餘罪　上不省柳永慶俄拜
右相遂擅朝權 荷潭破寂錄
辛卯大司憲李元翼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尚

疏

毅鄭先賓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
正言李廷臣尹曄等合啓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
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廷教誘儒生上疏名卿士類
驅入逆流欲盡殲滅云云請並遠竄從之鄭澈配江
界白惟咸配慶興柳拱辰竄慶源李春英竄三水春
坡日月錄

李元翼洪汝諄等合啓略曰右賛成尹根壽性本輕
佻加以憸邪當澈之擅國用事也奔走其門有同奴
隸且與白惟咸結為婚媾益固朋比之勢益城君洪
聖民外飾儒名内實陰凶初秉銓柄擅擬趙憲陰謀

為網打士林之計驪州牧使李海壽賦性邪毒見棄
清議鄭澈得志之後𢴠勢相倚搏擊善類惟澈頤指
襄陽府使張雲翼本以浮薄之人性且陰險奔走權
門為澈鷹犬隨其指嗾恣行噬嚙請並命削(從之)
兩司合啓略曰及第洪聖民李海壽張雲翼等性本
浮妄心且凶險為澈𢴠勢排擯異己請命遠竄兵曹
判書黃廷彧賦性猜險行已湫鄙諂附權奸畧不知
愧及長騎省恣行貪饕右承旨黃赫性本狂悖加以
詖險至與白惟咸言曰吾父子尚在山下成龍早晩
可畜不患松江之不復入也戶曹判書尹斗壽外若

寬緩內實陰險與沈義謙結為死黨更與澈輩合為一體左丞白柳根以文墨小技側迹清班而性本奸邪行檢掃地及鄭澈之橫恣也根乃夤附鼠伏依阿諂媚畢竟得澈之歡心澈之初入也柳方在喪中而昏夜伺隙造澈門下猶恐不及黃海監司李山甫為人庸愚加以陂險締結權奸搆陷士類司成李洽素無名檢不齒清流兵曹正郎任鉉為人陰險趨附權門禮曹正郎金權為人陰譎朋比奸凶高山縣監黃愼賦性邪毒惟希鄭澈之風旨曲循聖民之指嗾司果具宬陰凶險譎家有悖行請黃廷彧尹斗壽以下

罷

疏

並命罷職 答曰風聞之言無不共實兵判黃㬺豈如是乎尹斗壽寬厚有才智柳根文藝之士予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矣張雲翼等以下事依啓

兩司連啓請罷尹斗壽黃㬺又啓上護軍朴漸黨扶鄭澈助成凶焰忠淸監司李誠中以士流中人往来鄭澈門下舍人禹性傳好生詭異之議且黨護鄭澈請削奪官職斗壽遠竄㬺削黜竄言誠中性傳俱是南人而渾入於此中甚或南北之分張亦判於此際耶

丁酉有前正郎朴惺者上疏有曰成渾與李珥締結

竟爲奸黨之魁實小人之難辨者也故臣崔永慶初不知渾之心術相與友善而及悟之奸遂絶交焉渾啣之徃在己丑逆獄起彼輩弾冠相慶曰可乘此機酬私憾矣外托討逆之嚴內售報怨之姦崔永慶孝友高行之人而至以辭連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其指嗾者成渾也搆陷者鄭澈輩也後辛丑陝川生員文景虎上疏有曰 聖教有曰永慶爲毒澈所殺又有曰澈事論之汚口雖然澈特酒色之徒輕佻之人其黨之推重不及成渾而澈亦倚重澈不足論而渾之罪重矣當永慶之在都下恬靜自守不交當世渾納

贄求見喜登龍門嘗稱譽於稠人曰非但當今某一求之古人亦不可易得厥後永慶聞渾與沈義謙結爲腹心始疑於心一日訪渾則渾與義謙謝客與語永慶中途而返自此不復往見猜嫌之積以其權與也義謙不容於朝渾不勝憤怒其視士類有同仇讐至於盧守愼之遭母喪折簡致賀然後永慶遂絶交焉渾之磨牙鼓吻欲一肆毒於永慶者久矣及至己丑逆變出於搢紳則渾澈與幸 國家之禍爲一身釋憾之地遂攘臂入城指揮其黨卒成搆陷之計永慶臨死亦曰平生無一毫罪犯只與成渾絶交至於

此極其言慽矣論其迹則渾罪輕而澈罪重原其情則澈罪小而渾罪大矣毒澈之罪薄施貶削而𢀖渾之死尚保名位又有回壬辰之變　大駕過其門渾偃然閉門不出其遺君負國之罪此爲極矣大司憲黃愼力陳成渾被誣之狀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持平閔有慶等繼之𢈔納李軫賓正言李敬雲金止男等又力詆文景虎構陷之罪副提學申欽校理崔尚重李顯英修撰洪遵等因處置論景虎之罪並與朴惺而攻之自　上特遞三司之官下叫教大司憲洪履祥執義李效元掌令尹義立持平柳希春金光燁

啓有曰逆變出於搢紳波及之禍竟延林下之士其時謀陷一出於鄭澈而成渾負一世重名觀其究死終無一言救之又論再鞫時臺諫之罪大司諫鄭光績司諫姜籤獻納崔忠元正言李久澄等避嫌辭語與憲府同意副提學李廷馨應教朴而章修撰鄭穀李志完因處置論辭與兩司同諫院鄭光績等又上劄極言鄭澈之奸並與成渾而論之　上下教褒美遂命削奪前日諫官李洽具宬李尚吉等故大司諫李海壽司諫李廷立等已死之人追奪官職有草溪郡生員李大約等上疏攻黃愼等有曰鄭澈乃殺永

慶之鏌鋣也成渾乃殺永慶之奥主也而愼也曲庇
奥主潛勵鏌鋣 上曰朝廷之上是非稍定朝廷之
下公論稍行

宣廟戊戌年間朝廷之上論議轉乖前領相柳成龍
斥退家食南以恭等疏論有曰豊原府院君柳成龍
以邪佞之姿濟之以才藝盜名字竊爵位害人而人
不知欺世而世不悟此其平生之肝肺也當鄭澈肆
毒之日禹性傳李誠中以成龍之腹心諂附奸澈流
害搢紳者無非成龍之陰嗾也又有曰上年賊逼京
師成龍猶執乞和之見大臣會於備邊司柳永慶在

疏

座憤惋而起曰既誤於前又欲再誤於今日耶成龍輒怒曰令公碑上當書不主和議其縱恣之狀孰不痛憤云云

壬寅大司諫權愭司諫鄭轂獻納崔忠元正言李久澄權綦一等啓有曰叅贊成渾托迹林下厚誣一世與輕薄之輩論議朝廷交結戚畹籍其權勢逞慾之初與奸臣鄭澈乘時合謀非不知永慶之無罪而終乃不救竟至瘐死又有曰 大駕過其門閭渾恬然退在終始不動君臣大義滅絕無餘請削奪執義李效元掌令朴震元姜弘立持平宋錫慶等啓論成渾

之罪轉加一層副提學尹暾應教朴而章校理姜籤
等啓辭與兩司同三司至三啓　上乃下教有曰成
渾托迹山林欺世盜名交結戚畹籍其權勢鄭澈千
古之奸凶而合爲一身糾結如蛇蚓聲勢相依恣行
胷臆渾則澈之謀主也又辛卯年間鄭澈竄江界則
渾自坡州追至松都信宿叙別而還及壬辰　大駕
經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覲其黨奸後君之罪至此而
無所逃矣追奪官爵太學儒生韓孝祥等上疏下成
渾之被誣兩司諸官皆因孝祥妨賢網打等語各自
張皇引避司諫鄭穀避辭有曰鄭澈心事路人皆知

書之織史言之汚口孝祥等以爲實不知澈之罪何
許云者非特救渾實欲救澈也獨持平鄭弘翼啓曰
成渾爲人與澈交厚且　大駕西狩之時鄭不卽扈
從其爲物論所斥固其宜也但論人之道貴得其中
若與鄭澈之奸等家削職之罰則實爲過中云
憲府李效元姜弘立趙迖堅等啓以護私黨蔑公論
請削李成禄趙翊閔有慶等官以阿所好蔑公議請
罷崔尚重李顯英洪遵等職並依允鄭仁弘以大司
憲承召入來首論再鞫崔永慶時諫官具宬李尚吉
李洽等之罪並中途付處

時議以左議政李恒福與鄭澈親厚方攻恒福右議
政尹承勳於榻前救恒福以爲恒福與澈不至親厚
云翌日經筵朴而章啓李恒福與鄭澈若非親厚則
至於還謫之時以詩贈之乎　上曰其詩云何而章
對曰生涯雪塞外心事彌同雲非親厚豈以心事相
許　上曰昨日右相云云然則右相之爲人非矣於
是憲府鄭仁弘等劾尹承勳遞相
李貴上疏極詆鄭仁弘之罪仁弘上劄自明　答有
曰李貴豈不知之乎卿曾言成渾搆崔永慶之事今
此上疏安知不因此而發乎李貴之爲人卿知之乎

崔有源 又

曾做出金德齡兩腋兩虎出入之說者也此說可做何言不做掌令鄭協啓有曰李貴爲人二十年來一以喜事爲行身妙策前後陳疏不一而足擧世皆以疏魔目之

鄭仁弘論禮曺參議鄭經世居喪之日顯有人言出使關東亦因復讎之事公然挾娼瞎聽難掩請亟命罷職盖經世父母兄弟死於倭賊而經世又得疾於干戈之中氣息將絕高山縣監申景禧用以肉汁俾得生活經世之疾苦飢故實不知之云

宣廟丙午倭遣使請和時源家康廢秀吉之子自立

爲關白傳位於其子秀忠柳永慶以爲家康廢平氏
於我國非讐可許和建議遣呂祐吉等持書契而往
秀忠答書略曰呂祐吉等三使不遠千里海陸要尋
舊好我何存踈志乎以示黽勉許和之意呂祐吉等
恐懼不敢措一辭以辭而來援庚寅舊例陞祐吉嘉
善副使慶暹通政以賞之物議譁然而畏永慶不敢
言崔有源拜掌令上疏極言呂祐吉等之罪永慶大
惡之後於公會因禮數相爭曳出有源以辱之有源
稱病解職不仕 荷潭破寂錄

丁未日本通信使呂祐吉慶暹等之發行也百僚餞

崔有源

于漢濱尹安性有別詩曰使臣回荅向何之今日和
親意未知試到漢江江上望　二陵松栢不生枝使
過良才驛大風驟至折落旂竿一行驚駭　春坡日月
錄

回荅使呂祐吉慶暹等還来並　命陞秩掌令崔有
源上疏畧曰回荅使賫来書契中有曰要修舊好又
曰遠人至於直斥禮曹參判吳億齡姓名云因其陳
請而遣使回荅則反指以要好辱我甚矣刷還民口
出於求和而乃以為遠人侮我極矣舊例禮曹書契
必稱大人有若金石之典渠輩亦無不知而今乃肆

然斥書宰臣之名其心不復有我國矣爲使臣者所當期於請改而俛首無言奉持而來其損威辱命之罪大矣請治使臣奉使無狀之罪 上命遞差憲職於是兩司柳澗柳希奮尹孝先等請命拿鞫使臣以正辱國之罪 上亦不從但還收使臣陞秩之命 丁戌錄

宣祖朝末年紀聞

宣廟末年王子益橫拘因河原夫人於私第河原即宣廟兄也臺諫論議之李善復時爲正言稱病不參竄覬 上意旋劾臺諫輕論 王子之非 上是

之黜諫長宋諄還家司諫金大来大懼自陳爲任碩齡所欺 上以爲直命黜碩齡善復以此得罷不數年超拜代言人皆唾罵大来後爲副提學以柳永慶腹心被殺 浯溪記聞

宣廟朝史記經壬辰之變其時史官趙存世朴鼎賢任就正金善餘等焚滅而逃走自丁卯至辛丑二十五年事迹昧昧無徵矣 宣廟崩將修實錄申欽李廷龜爲有司堂上李恒福爲總裁官紀之未幾癸丑禍作申欽先放恒福隨出廷龜亦罷矣柄人修史一任其好惡國未亡而史先亡矣 山中獨言

論

光海朝鄭仁弘李爾瞻等搆殺柳永慶

初壬辰之亂 大駕將西狩朝臣請立世子以係人心 宣廟從之乃立第二子光海君琿為儲嗣第一子臨海君狂悖人心所不屬故捨而立琿從人望也癸巳還都後請封天朝而 萬曆皇帝愛第二子濮王常洵意不屬泰昌帝故禮部每以越次據禮不許蓋為泰昌地也辛丑冬禮曺復請遣使請封 宣廟以為壼位久虛而不請冊妃先為此請何也時 懿仁王后上仙已經年故也朝廷始知 上意不屬於光海丙午春永昌大君璜生繼 王妃金氏出也領

相柳永慶援　世宗朝廣平臨瀛大君舊例率百官
陳賀丁未冬　上疾危急人心洶懼皆起臨海有不
測意兵曹判書朴承宗請以都監軍扈衛行宮　上
下密匣命招大臣時原任大臣等以　上疾危急亦
請在闕中永慶謂諸大臣曰今下密符只招時任大臣也諸大
臣皆起出　上下教欲傳位東宮永慶與左相許頊
右相韓應寅回啓有今玆傳教出於羣情之外等語
一國共言永慶有二心遠近傳播前在癸巳秋　上
在海州下傳位東宮之教其時大臣尹斗壽等防啓
之辭亦有實出群情之外之語而人不以為訝今以

爲永慶之罪者時勢不同而然也光海久在東宮
上察其昏庸不堪爲嗣有易樹之意而外人不能知
以爲賢故皆憤疾永慶戊申正月十八日鄭仁弘上
疏言永慶謀危東宮之罪並斥大臣被逐臺諫不論
之罪累百言不踏啓字而下十九日永慶上劄自明
批答有仁弘之疏有如失性人之所爲人臣豈以
退舊君爲能事等語李挺元上疏請治永慶謀危東
宮之罪 答曰誰教爾等爲此疏天日在上其直指
無隱臺諫知 上意所在翌日始以被斥仁弘引避
而去大司諫李效元等論李慶全李爾瞻作此搆捏

之言通于鄭仁弘使之上疏並請遠竄即允之仁弘
竄寧遠甫瞻竄甲山慶全竄江界鄭蘊上疏救仁弘
極言永慶之罪李惺又上疏請伸仁弘極言永慶謀
危之狀而並論其貪贓之罪二月初一日李效元請
竄李挺元李惺鄭等惺與挺元相切而造第造遵壻
崔潢參挺元疏故也啓辭入啓未及下明日乃是別
試闢場之日故試官等方牌招詣闕忽自內傳言
上疾危急承旨等蒼黃奔詣差備門外御醫許浚出
言曰上疾極急不可為也大臣皆至柳永慶以嶺
儒繼疏請其罪出城外故最後至日已夕矣自內命

大臣入聽　遺教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尹承勳柳
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頊韓應寅都承旨柳夢寅亦
隨入　上當門而卧加龍袍拖玉帶於上氣絶已久
德馨曰古禮不絶於婦人手之請屛婦人德馨又曰
當靜以俟之大臣以次出舉哀退就賓廳日已黑矣
張燭而坐承傳金鳳傳　大妃之命曰啓字御寶送
于東宮則不受大臣啓曰上在哭擗中故也自當受
之金鳳又以　大妃命來傳一封書曰去冬危急時
所奉書也外面書遺世子內則曰視同氣如予在時
人有譖之愼勿聽之敢以此托之旣入而又以封書

来外面書柳韓申許朴徐韓内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大病脩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所必然聖賢之所不免夫復何恨大君幼冲不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乎百歲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傾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因言柳則領相韓則右相申則申欽許則許筬朴則朴東亮徐則徐渻韓則韓浚謙亦此去冬危急時所奉書也云典翰崔有源倡即日即位之論盖受王妃光海妃兄柳希奮風旨率同僚来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以為不可再請三請至引宋理宗即日即位之説大臣命考出實錄 祖

宗朝舊例則惟 成宗即日即位而 睿宗子齊安
大君幼 貞熹王妃擇賢而立 成宗成宗亦有兄
月山大君故即日即位與今時勢不同而大臣莫敢
違翌日玉堂彈罷禮曹判書權悏以鄭昌衍代之申
時光海具冕服即位于西廳百官具朝服呼千歲而
出既成服完山君李軸上疏請罪柳永慶嶺南人金
應成姜遴繼之臺諫論罷柳永慶請放鄭仁弘李爾
瞻李慶全等從之三司繼論永慶謀危之罪竄慶興
竟賜死至壬子爾瞻仁弘款録其功論以大逆追示
典刑其子悅懞等皆坐死人皆嗟憐而痛疾爾瞻等

論

凶恣悖惡癸亥靖 社誅爾瞻等雪其叛逆之名復
其職 荷潭破寂錄
初 宣廟丁未十二月前叅判鄭仁弘上疏極言時
事有曰去十月十三日自 上下傳攝之教領議政
柳永慶心忌原任大臣揮斥盡去累上汚啓獨與時
任共之至於 中殿下諺書之旨便回啓曰今日傳
教實出羣情之外不敢承命臺諫戒使不聞政院史
官因秘聖旨久不傳出永慶有何陰謀凶訃不欲人
知乃至於此國君有故則貳君之監國撫軍古今之
通規也臣不敢知永慶乃謂群情之外者欲何為也

一論

又有曰執其言而原其心則異時將欲自為彌遠而
濟王我東宮也永慶於東宮危疑之情已露猜隙日
甚其自為謀無所不至 殿下謂永慶能復以吾君
之子視東宮乎又有曰賊 殿下之父子者永慶也
亡 殿下之宗社者永慶也戊申正月柳永慶上疏
自下時瑩諫玉堂皆承永慶之意交章論下 上命
竄鄭仁弘于江界 春坡日月錄
典翰金大来獨啓畧曰仁弘為此無根之說陰售兇
鹹之謀柳永慶之有罪無罪蓋不足言而至擧兩宮
之言欲間我 聖上骨肉豈不痛哉大抵今此之疏

不但陷一永慶必欲一網打盡空國而後已憸巧極
矣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啓畧曰鄭仁弘之䟽以柳
永慶爲動搖東宮謂臣等從諛而共之且以羽翼目
之永慶旣以此爲罪名則爲羽翼者厥罪惟均請命
斥罷 批答畧曰仁弘之言有同失性人之所爲極
爲痛心不獨誣陷領相而已一時臺侍從皆指諫爲
黨與是謂一網打盡之計其心之憯毒如此卿等安
心已而忠州進士李挺元等上䟽言辭悖說殆有甚
於仁弘大司諫李效元正言具憲等䟽陳奸凶陰嗾
儒生之親切者必欲搆陷不測之狀啓論李慶全李

爾瞻輩晝散夜聚百端謀陷之計有口皆言有耳皆聞請鄭仁弘李慶全李爾瞻並爲先遠竄 允之於是三奸並遠竄其後安陰進士鄭蘊上疏請寬鄭仁弘遠竄之命不踏啓字而下臺諫更請治李惺鄭造等傳會仁弘表裡作奸之罪 批答未及下 大殿昇遐光海即位完山君李軸上疏請治柳永慶謀危國本濁亂朝廷之罪光海答曰領相豈至如此所論過矣 先朝大臣不可輕論 先王擢置柳相于台輔于今七年倚毗愈篤玆者賓天未浹一月遽爾罪之則殊失待耆舊之道也予不忍爲焉 檜山雜記

鄭仁弘之疏論柳永慶也柳黨以爲李慶全李爾瞻等嗾之並竄絶塞爾瞻哭訴寃於其家廟及光海卽位仁弘等皆被寵擢仁弘言居昌縣監金挺立偶以邸報示之知永慶搪塞傳位之敎陳疏論之而已而李有如風馬牛而並被其罪人皆信之及仁弘等錄其功也乃曰李山海李爾瞻朴楗李惺等相議陳疏並錄之而勳名曰定運初李爾瞻李惺使惺弟憘見鄭經世極言永慶謀危之狀請疏論其罪經世不肯憘累日不去更貽書勸之經世答其書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憘遂往說仁弘而爲之仁弘初以爾瞻等不

預其疏云者引而自高欲其名之重也後以爾瞻朴楗同議為之云者吐其實而欵其功之錄也小人貪功名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人言山海朴楗皆不預知而山海其黨領袖而戊申其子慶全與仁弘同被竄朴楗之妻光海外姑因緣交通而有力故錄之云 荷潭破寂錄

戊申兩司合啓畧曰領議政柳永慶本以凶險之人濫據台鼎內結宮禁外植私黨擅弄權柄壅蔽聖聰埶焰薰天道路以目包藏禍心無君負國之罪覆載之所不容請柳永慶削出元凶作惡亦有田邪之徒

為之羽翼金大來李惟弘李效元成俊耉等或為腹
心或為爪牙晝夜聚會有同鬼蜮洪湜宋駢尒聽其
指嗾濁亂朝政請並命削黜以為黨惡者之戒 丁戌
錄
府啓畧曰具慶徽服滔聽先陷同僚附會奸凶復竄
善士南復圭一附權門反害其師李慶禧力主庭鞫
之論以為嫁禍之計柳惺以元凶親侄憑勢濁亂無
所不至申光立前在玉堂伸救元凶及居憲府請罪
韋布崔天健阿附權奸助成聲勢久執銓柄一從其
言成泳中藏巧詐滔結權奸再入銓曹一任指揮宋

應洵當權奸之方盛先忝伸救之劉及公論之重發
又從請討之論李瀞漏洩史錄搆捏同僚力勸其父
陷害善士申梡假托王言指正論為不逞柳㻐以元
凶之子尚在清顯請並命削職丁戌錄
兩司合啓畧曰及第柳永慶本以凶悖之人久居台
鼎罪惡貫盈冊封奏請莫重大事而當國七年一不
遣使上年傳攝之命極力搪塞至以爲出於羣情之
外其陰凶詭秘之狀有不忍言請命姑爲安置絶島
左議政許頊本以一鄙夫奴事永慶致位台鼎鄭仁
弘抗疏之後飾辭請罪且與元凶謀起大獄戕殺士

類請命削黜 丁戊錄

府院啓畧曰閔慶基本以憸邪之人媚說元凶柳永

謹以元凶親族附托邪論金蓋國謟附賊臣極力伸

救朴顏賢趨附權奸得授銓郎李弘老龍灣上疏語

涉不道請慶基永謹蓋國顏賢削職弘老遠竄其後

又有凶人蘇鳴國上疏請誅柳永慶鞫李弘老兩司

又請奇自獻遠竄 丁戊錄

戊申竄出者柳永慶安置慶興後賜死金大來安置

鍾城賜死李效元安置巨濟李惟弘安置江界成俊

耉安置南海具憲竄昌城南復圭竄甲山柳惺竄三

水尋被殺李瀞竄　洪湜竄康津宋騁竄理山李
慶祺申光立許頊柳永謹柳永詢並削黜宋駿黃暹
並駁遞李德溫成泳崔天健宋應洵申梳柳㦤並削
黜㦤後被殺黃謹中曹明勗朴承宗並罷職承宗尋
叙用成以文金藎國閔慶基朴安賢並遞差

光海殺兄臨海君珒

臨海君珒金氏出也與光海同母也性本狂悖多行不法光海亦不相友乘危疑之際臺諫因中外煽動之説掌令尹讓持平閔馨男獻納尹孝先正言李士慶任章副提學宋應洵等啓請流之絶島光海下其

議大臣李山海李元翼沈喜壽許頊韓應寅等議急
流絶島以爲保全之地李德馨李恒福以爲喬桐亦
爲絶島無關遠近置官家近地豊其餼資奇自獻請
送其衣服妻妾使之相依爲生臨海黨河大謙等承
服正刑後武將高彦伯閔悅道朴名賢等皆辭連坐
死癸丑錄翼社功臣許筬等四十八人其後李德馨
沈喜壽鄭逑累疏乞全恩於臨海而大司憲鄭仁弘
執義李慶全司諫李爾瞻等以臨海爲逆魁請亟正
王法原任大臣李山海尹承勳等六十六員啓請罪
人斯得俯從公論光海後竟從之

論

光海殺國舅金悌男廢大妃幽于西宮

故相朴淳有庶子應犀與朴忠侃庶子致仁致毅及
徐益庶子羊甲沈銓庶子友英等七孽結爲死生之
交連居驪江自稱江邉七友陰事偷攘光海癸丑年
間應犀殺東萊商人於嶺路刼其銀錠商人之僕尋
跟之告于捕廳逮捕治之時鄭沆韓希吉爲捕盜大
將故緩鞫引誘曰爾能如是則不但免死大功可成
應犀翻然改供曰我等非是竊盜將擧大事爲此者
備粮械也曽與七友潛通國舅謀奉大君爲主耳流
等搆辭以啓即拿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賜死光海因

永昌大君殲于江華施緣坐之律致仁羊甲等伏誅
應犀以告蒙宥流希吉爲元勳 檜山雜記
世傳此獄非特出於流輩其中徐羊甲等宗挾不羣
之才常謂 宣廟大君只有議最爲 聖眷寵加光
海政事紊亂當與畜事乃興刼商聚財之事而憐男
則實無聲聞及相之迹矣及應犀被囚羊甲等行賂
宮中事將中止而應犀先刼自發羊甲被刑累度與
浣友英因傍問時光海方訊羊甲之母一日羊甲呼
友英字曰我當承服矣友英驚問之羊甲曰渠殺吾
母我當殺渠之母遂承服詐言憐男同謀 慈殿與

聞之狀故國舅一門酷被大禍終致西宮之變而昏君自表之罪終始入羊甲術中云此二說當並存之以待後人證正

永昌大君時年八歲宮中貧奪之際死別之慘不忍形言城中人民無不掩門而泣永昌因在江華臺諫丁好寬鄭造尹訒交章請殺以絶後患 先朝元臣李德馨李恒福李元翼沈喜壽等冒死連劄爭之甲寅再以鄭沆為江華府使燒殺永昌 檜山雜記

光海壬子鳳山郡守申慄捕盜鞫之甚酷盜欲緩死告金直哉謀反兵使柳公亮監司尹暄等聞于朝繫

送直於鞫之直武誣稱與黃𪋺謀欲推戴晉陵君㮾
慶盖赫女為順和君夫人而晉陵君為其後故也獄
成公亮及申慄與推官等皆錄勳爾瞻之黨因縁比
獄論柳永慶李弘老等謀危東宮之罪追示典刑論
以大逆錄其勳癸丑春故相朴淳妾子應犀徐益妾
子羊甲沈銓妾子友英李濟臣妾子耕俊等結黨為
盜自稱江邊七友殺商人于鳥嶺商家告于捕盜大
將韓希吉捕得應犀並贓物應犀欲免死上變與金
悌男連謀欲擁立大君㼁光海覘鞫羊甲等羊甲就
服一如應犀言持平丁好寛請竄㼁以絶禍根獄事

日峻戊申 遺教七臣皆拿鞫金悌男賜死李爾瞻
等逢迎光海必欲殺㼁以爲已功其黨儒生李偉卿
等請誅㼁且言 母后內作巫蠱外應逆謀毋道絕
矣掌令鄭造尹訒亦言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應之
跡顯出賊口得罪宗社顯有當絕之義其將以國母
待之耶大司憲崔有源不從立異引避儒生趙慶起
李安真權淰鄭復亨等上疏請罪偉卿造訒皆被罪
遂幽㼁于江華㼁八歲也甲寅春府使鄭沆承風旨
迫殺之鄭蘊上疏請斬鄭沆且論尹訒鄭造丁好寬
等首發廢 妃殺弟之議之罪至有殿下不斬鄭沆

無面目入於 先王廟庭等語光海大怒臺諫請鞫
之事將叵測李元翼鄭昌衍上劄伸救故免死竄于
濟州乙卯春光海棄 大妃移御昌德宮以悖男謀
逆之狀宮中內應之事須教于中外造訒復入臺閣
人心洶懼元翼上劄曰流聞道路將延及於 大妃
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光海詰以卿從何處得聞
如此謊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宜直陳以對元翼對
曰癸丑發論之人復布在臺諫臣心之大懼以此也
臺諫請竄元翼而以南以恭言于元翼上劄並請罪
之竄元翼于洪川以恭于松禾儒生洪茂績鄭澤雷

金孝誠等上疏訟元翼之忠請誅鄭造尹訒等臺諫論茂績等之罪並竄于海島 荷潭破寂錄

癸丑五月進士李偉卿李尚恒韓嘻蔡謙吉成夏衍李生寅等及幼學南省身黃德符徐國幹安應魯等聚于惠民署陳疏倡廢母之論七月檢閱嚴惺與承文傳士尹烇正字權鑊成均學諭羅茂春校書正字金相潤一會于中學停擧李偉卿南省身等十九人其目曰動搖 國母罪關 宗社於是應教韓纘男 嘻之父 校理李昌後 尚恒之父 等陳劄引避光海遂命削黜嚴惺等丁巳李爾瞻欲廢 大妃以固寵其黨着儒

冠者上疏在臺閣者廷論請亟定安　宗社大計光海命廷臣獻議竄異議者李恒福奇自獻鄭弘翼金德諴等于北邊遂幽閉　大妃于西宮人心憤惋爾瞻即戊午大奸克墩之後也

光海丁巳尹善道上疏論爾瞻之罪並論朴承宗柳希奮以與國同休戚之臣知爾瞻之姦而不言之罪盖善道連姻柳家受其風旨而陳其疏故爲此言以掩其迹爾瞻之黨論其妄言竄之慶源及正初儒生之以疏竄謫者皆超拜六品職持平任叔英曰尹善道疏受旨於希奮有懦男謀逆國人所共知之語尤

罷幸矣不可褒擢清議是之尹只特金吾郞 荷潭破寂錄

白沙李公 恒福 戊午春諫廢 大妃時議將置極典嗾鷹犬上疏請斬者日三四上大司憲李覺大司諫尹訒應教鄭造等請圍籬安置於絕島光海令遠竄初配閔西移三水光海特移北青出城之日有詩一絕曰白日陰陰晝晦微朔風吹裂遠征衣遼陽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聞者泣下時領相德陽奇公自獻及鄭僉樞弘翼金正德誠具直言皆竄北荒同時裝去國脉盡於此行矣 晴窓軟談

李偉卿

粤在光海五年癸丑夏進士李偉卿等十九人上疏
首倡廢　母后之論臺閣鄭造尹訒等從而和之事
將不測館學儒生趙慶起李安真權淰等累百餘人
抗章爭之繼而桐溪鄭蘊甲寅之疏梧里李元翼乙
卯之劄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又率同志之士不避
危機瀝血叫閽其謀少沮實賴前後疏儒及兩臣之
力也越明年丙辰李偉卿韓纘男等陰遣不逞之徒
搆成海獄以為網打異己杜塞人口然後必行巳志
之地其時橫罹闔門之戮竄屏之禍者不知其幾至
于丁巳廢論終至益熾乃廣收廷議以觀諸臣之從

否有若奇自獻李恒福金權吳允謙李愼儀閔馨男權士恭金德誠趙國賓諸賢皆左袒焉鄭昌衍尹知敬(終不)献議餘皆右袒盖不敢立異也戊午正月大臣韓孝純閔夢龍禮判李爾瞻與許筠韓纘男等率百官伏闔連請三司交章館學陳疏至於諸各司三醫司軍職廳陵參奉下至五部坊民市井父老並令隨籍呈文或有方外無賴之徒来過京邸者輙皆稱以草野勒着章甫逐日投疏號曰疏軍自春至秋不許風雨或承其風旨或狀其勢焰奔走逐隊猶恐居後其間雖有負重望之名相(若沈鄭是也)同休戚之重臣(若是

柳朴也亦莫敢抗義而救正之惟尹昉金瑬宋英耇鄭
孝成尹知敬李景稷姜碩期朴自凝諸人終始不忝
人皆韙之八月許筠玄義民河仁俊黃庭弼等逆謀
自露極其凶慘別有所不可忍言者逆徒正刑之後
光海頗寢其議焉時涎各處之議移御昌德宮 慈
殿仍在景運宮設分朝以兵曹堂上郞廳都摠府堂
上郞廳史官內侍扈衛將士守之者已有年矣二百
年培養士氣久而益激趙濈經年拿繫復有尹善道
龜川君睟李泂李顯門宋興周郭瓔等相繼陳疏極
斥爾瞻擅國無君之罪未免竄逐之罰顯門及瓔杖

死獄中辛酉最後嶺儒金是樞等數百人累足請罪
而反被瞻黨之詆誣至曰操弓挾矢水陸並進權奸
陷人吁亦甚矣及癸亥三月十三日 聖人有作舉
義反正會朝清明倫紀復正於戲休哉左袒諸臣即
皆放還前後疏儒除職有差獨李白沙鄭澤雷未及
反正先卒讁所嗚呼悲哉

光海朝戊午建奴冦遼東我將金應河死之

初靺鞨在我國北界本肅愼氏遺種俗稱野人三國
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是也
有七十二部本不相統其種有生女真熟女真之號

生女真最繁我國平州僧今俊適入生女真生子曰
古乙太師古乙生活羅活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
盈歌最雄傑得衆心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束嗣
立烏雅束死弟阿骨打立沉毅有大志宋徽宗時叛
遼稱帝國號金約宋滅遼阿骨打死弟呉乞買立伐
宋執徽欽北敀九世至守緖元與宋夾攻滅之至是
守緖之後復强大國號後金侵擾遼東諸鎭　帝命
大擧北征因制下本國發兵以助光海遣都元帥姜
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等赴征北之軍弘立將行光海
密敎觀變向背至是弘立等到深河不戰而降獨左

營將金應河力戰而死後贈職立祠祀之
金將軍應河字景曦鉄原人登武舉嘗遭熱疾將死其友持冷藥大呼曰子嘗自許死國事今因一疾寂寞而死誰其知者將軍即張目飲盡三椀而甦戊午建奴犯順將軍以助防將仍授宣川郡守臨行謂軍官曰夜夢吾首為賊所斫吾將多殺賊不浪死遂佩二弓百箭而行諸將以為姑巳未深河之戰我軍敗劉將軍下馬獨倚柳樹射殺賊無數而死將軍之忠義大賊壓營寡衆懸殊而從容擺陣颭旗督戰一奇也胡兵來呼通使意在講和聞若不聞終始力戰二奇也

論

下馬倚樹示以必死數千衆血戰不降三奇也手中長釼死且不釋有若更起殺賊四奇也方春暖節死肉不朽怒氣勃勃如生五奇也朴永宗作傳以褒之

於于埜譚

世謂金應河死事　明追封遼東伯妄也皇朝自
太祖刱業　成祖靖難大封功臣是後封典絶稀嘉靖以来王守仁李成樑封伯仁守世襲成樑所謂流爵也後孫襲指揮使餘雖有大忠勲只進階廕子而已安可輙施於應河忠烈錄所載諸人誄傳皆無是語　明人作忠義錄曰朝鮮將官金應河等與邮典

可見也有村儒擬作追封詔文甚俚劣趙慶男記之遂以傳訛宋尤菴作應河神道碑文遂仍然稱遼東伯可恠

## 光海時記聞

初 宣廟將擇儲試問於諸王子曰饌品之中何物為上光海對曰塩也 上問其故光海曰調和百味非塩則不成矣 上又問汝輩所不足者何事光海曰只以母之早死為痛矣 上奇對光海之得儲貳專賴此言云 公私聞見錄

光海初立政啟外戚柳氏權盛希亮希奮孝立等一

年之內相繼登第而仁弘之黨以疏論柳永慶亦被
寵用權有所分並未能專擅用事且以新即位忝用
士類朝廷不至大紊金直哉之獄辞連被逮者夤緣
宮禁多以賄賂得免至癸丑獄而益甚入獄者不行
賄賂無得脫者以至官職除拜皆視銀兩多少閫帥
則賄至千餘兩趙挺李冲以交通宮禁躐取卿相又
興土木之役撤民家數千區作仁慶景德兩宮務極
宏麗光海嬖妾金尚宮之母後夫劉夢玉其姪壻鄭
夢卿尤貪縱用事朝臣之嗜利無恥者多夤緣取高
官史議李挺元欲以夢卿擬襄陽縣監政吏鄭爱男

金忠烈

進曰襄陽雖降為縣其實府也夢鼢是我宗正男之子渠是白身安可擬此以傷国體挺元大慚沮士論快之夢鼢欲棄趙絅奴婢刧縛絅囚於其家禍且不測尹知敬時為舍人直往夢鼢家言曰趙絅是有名士子汝敢作如此事日後汝必有不好事吾愛汝故言之夢鼢色變而謝絅得免人皆稱知敬義氣及反正夢玉夢鼢挺元等皆被誅 荷潭破寂錄

光海朝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罷姫金尚宮用事人心憤惋上疏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為殿下痛哭等語疏到政院

鄭昌衍

論議不一終至退却忠烈稍解詩律自號玉壺 公私
聞見錄

光海即位初吏曹判書成泳以柳永慶黨彈罷領相
李元翼以李光庭金晬李廷龜擬薦光海命加望以
申欽薦之又命加望光海意在鄭昌衍盖以昌衍王
妃之表叔也元翼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鄭昌
衍薦之昌衍遂爲吏判物議譁然而外戚權始盛無
敢言者時鄭經世爲大丘府使應求言上疏極言
初政之失辭甚切直光海欲罪之而恐防言路置之
正言鄭弘翼亦以加薦爲相臣之失職辭意極峻是

綾昌

日適有政移拜修撰恐其論之也任兖窺見上意欲迎合時好駁論經世等罷之洪可臣退在田野上疏論兖迎合媢賢之罪光海答曰卿以勳舊重臣未免偏黨信乎去河北賊易也兖尤揚揚自得其避辞至有經世唱之於前弘翼和之於後可臣按劒而起等語遂拜銓郎人皆嗤鄙是冬掌令李綏祿駁罷之荷潭破寂錄

綾昌君佺即 元宗第二子也素英達美風釆光海乙卯益山進士蘇鳴國有凶邪之事下禁府鞫之鳴國密告曰掌令尹趌正言楊時進等與前府使申景

禧潛謀不軌推戴綾昌君即拿鞫趌等諸人或承服
並置極典安置綾昌于喬桐島未久潛逼殺之綾昌
之繫獄也 仁廟手挈 宣廟御筆屏子及他玩好
之物親詣於柳希奮韓纘男等家泣請貸死纘男受
之而終不接待癸亥反正初即遣信命搜还其屏
上覽之慟泣終日哀動左右云 春坡日月錄

光海己未年間綾昌見羅於逆獄 仁祖在綾陽邸
爲其生萬方柳希奮有寵妾乘時索賂罔有其極
仁祖傾家財以遺而猶不滿慾希奮常赴其妹夫趙
國弼江亭之宴 仁祖踵往求見柳辭以醉不肯迎

接趙勸之曰綾陽王孫也為活其身辛勤来訪於十里之外情亦懨矣公何以不見乎柳猶不聽趙自出迎謁曰文昌中酒不省人事矣日晩路遠王孫不暇有飢渴之憂乎因以杯盤進及反正初朝臣有以希奮之不助廢毋論歆活之者仁祖下教曰三昌之罪豈容異同柳終不免大辟蓋自惡妄致也

云密昌朴承宗廣昌李爾瞻文昌柳希奮是為三昌乃其勳號而皆封府院君 公私聞見錄

光海時偽獄甚多上變希功者無虚日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知村氓也掌鞫者問汝何為而作不軌事

錦林

乎其人曰不執者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啚爲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村残民賣柴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啚王得國之心乎遂仰天誓之曰我有斯心則狗子猫子也聞者悲之云柳夢寅小說記其時事曰見飯匙稍鉅於人則必上變蓋實録也

公私聞見録

光海朝親行大祭於 宗廟群臣行飲福宴錦林君愷亂酒後痛哭曰李爾瞻濁乱國家 宗社阽危吾安得不哭見者縮頸

公私聞見録

李爾瞻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

崔沂

朴承宗 又下

分配海西欲因此謀集柳朴之權使無賴人投書于
海州牧使崔沂言南以恭與承宗希奮爾瞻蓄異謀
爾瞻自書其名者渠與以恭同事光海之所不信而
欲罔人以書不出於渠也沂以爲詐告杖殺其人爾
瞻大怒遣傳宣官俞世曾托以烽燧摘奸密偵其獄事
形止監司尹詡元厚賂世曾而知之大懼咎沂枉殺
告者黜之爾瞻使臺諫請鞫沂沂死于杖下爾瞻論
以大逆追刑孥戮人皆憤惋詡元亦竄于邊癸亥反
正雪沂冤贈其爵 荷潭破寂錄

李爾瞻在光海朝倡爲廢 母后之論嘗於公會語

朴承宗

首相朴承宗曰大論既成則當為錄勳勳號宜稱顯國矣朴素有心病張曰大彝曰顯是現鳥之現字耶爾瞻更不得發語蓋顯與現音相近而現鳥乃方言露醜之謂也承宗以首相坐廟堂以鄙悖之言慢辱卿宰見聞俱駭而其斥絶邪論則自有特立不可犯者矣 閑居漫錄

朴承宗子自興乃李爾瞻之女壻也承宗微聞爾瞻有廢 母后之意未知虛實與之對語適有一烏止于庭樹鼓翼而鳴承宗曰彼雖禽鳥能知反哺不可賤視之爾瞻默然良久不荅偶有飛蜂至前即曰此

趙挺

李甫贍

是微虫而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之永宗知其意之守不可回始與之貳云

李甫贍務為假飾不願入吏曺常帶禮曺判書兼大提學暗布鷹犬如趙挺李挺元之類於銓曺指揮如奴隷及至趙挺以吏判丁憂則不出其代使吏議李挺元獨政三年至挺之免喪還授內外除拜全用賄賂高下各有其價 春坡日月錄

京山僧人觧寧過吏判趙挺家盡言光海薄待天親傷残同氣之事且斥挺之短挺入造捘窜殺之 春坡日月錄

權韠號石洲善詩歌落魄不拘節傲世不赴舉光海辛亥設科策士進士任叔英所對諷論時政言甚切直考官惧而不敢棄光海親覧大怒命抜去榜中兩司爭之韠有詩云宮柳青青鶯乱啼滿城冠盖媚春輝朝家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宮柳盖指外戚諸柳也布衣指叔英也光海治獄搜黃爀家文書見此詩悪之仍亦拿刑竄朔方出東大門外見主人家壁上書權君更進一杯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三月将盡四月来桃花亂落如紅雨嘆曰此詩讖也吾其死矣盖勸君之勸字書肆者誤書權字也遂未赴謫

所而死

時科獘大逞明經科則字標相應製述科則預題宿搆故考官先擇親舊權勢賄賂等人舉子不閑能通佳作只務枉得一榜公道而獲者十莖一二李甫瞻許筠金闓等所作倘人言籍籍有人夜書都承旨韓纘男門云明經賢士盛於斯二百季来始見之七大文通從自顙暗中蹤跡鬼神知

光海時宮役疊劇民窮財盡怨詈朋興不得已使民買官銀錦盌鉄之外家基石物亦皆許鬻金腰玉頂連續於道時人為之謠曰金者玉者銀耶石耶錦衣

許筠之下

紬衣士耶木耶識者恥之
丁巳賊投書于景運　大妃宮中盖世謂許筠與爾
瞻腹心相應陰啚亂逆投書交搆至做凶書多有罔
測語潛投　大妃宮中事出領相奇自獻棄位往任
江陵右相韓孝純呈辭出居江上
許筠草堂曄之子也文章獨步一時而輕薄無行見
棄於士論沉滯下僚光海政亂附會爾瞻鐵風宮禁
驟躋叅贊遂生不厭之心戊午年間虜警初作天下
兵動我國逼近建州人心洶懼筠詐作告急邊書又
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日當發恐動城中每夜

使人登山呼曰城中人能出避則可免池魚之殃人心驚惧莫保朝夕使其黨河仁俊曉見持平韓明㫜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有凶賊俟隙者天尙未明難見文字之時明㫜心甚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辟書則果是仁俊所言者乃請鞫仁俊仁俊與其黨玄應旻一一引服筠及黨與皆就獄李甫瞻恐鞫筠則辭連於渠以爲仁俊等皆就服筠無更問之事直請斬于市叅判金闓杖死元悰李䇘等遠竄及正初並誅之 荷潭破寂錄

許筠常幻作無據之言每令朝野顚倒丁巳回自京

師曰中國有林居漫錄 宗系蒙誣如舊不改光海
大驚即令箚委往申卞箚多載珍賄以往僞署彼此
御符文籍定奪回報光海以為大慶朝廷遂上尊
號洗喜壽知其情狀謂同僚曰前於巳丑已盡昭雪
今日又卞何誣箚啣之搆揑作逐喜壽出門潸然賦
詩曰出門非是棄官歸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
無尺價傾箱猶有舊朝衣 檜山雜記
光海壬戌冬閭昌慶宮通明殿中有諺書移御速〻
四字自空懸下如是者日數十度至明年三月十二
日乃止翌日 仁祖反正或者神鬼以告光海離去

此宮之期在速而人不能解如僞蜀太平字耶

戊戌光海在東宮嬪柳氏以臘月生子後其日朝有荷生于禁庭靈池中俄而華俄而旋落蓋一日間耳宮中皆以爲異瑞及光海嗣位後封爲世子癸亥光海遜于江華後亦廢于江華於蓁棘之中控地踰出遂不得令終其荷豈先兆其不久歟方其臨死噓唏咄歎口占一絶曰塵寰翻覆似狂瀾何必憂愁意自閒二十六年成一夢好隨敀去白雲間蓋其得年二十六也 公私聞見錄

光海宮人流落者至老皆誦梅花梨花杏花叢南里

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醉半醒無事人之句人問何以誦此詩曰光海主深喜此詩常於上林賞春之日必令諸姬吟咏以聽故能久而不忘耳仍泣下霑襟 閒居漫錄